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Handwritten text:*  
IL LIBRO DRAMMATICO  
Non monta, che morir sanno per bene.  
Son de' bravi così pur! Quando poi vien  
A meo trisù valerio timoroso,  
Sotto una loggia mai tutti i Spasmi!



## Chekhov Short Fiction Anthology

[俄]

契诃夫 著

谷羽 路雪莹 译

非  
外  
借

...cross heritage, interesting social traditions, peopl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ir  
beliefs and symbols in it. This overview bridges all the civilizations and deals with special  
as arts and antiquity, in new and new,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yth, legend, warfare and  
you can sense the human interest below, to catch the essence or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n the world people can know better each other.  
...consideration, so if you can mak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from author William Faulkner. The  
...not even just.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著 谷 羽 路雪莹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 契诃夫著. 谷羽, 路雪莹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87-5317-2

I. ①契… II. ①契… ②谷… ③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513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著 谷羽 路雪莹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02千字 印张 / 14

版次 / 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小公务员之死   | 001 |
| 套中人      | 004 |
| 胖子和瘦子    | 016 |
| 别墅消夏客    | 019 |
| 变色龙      | 022 |
| 江鳕       | 026 |
| 嘎小子      | 032 |
| 马姓       | 035 |
| 猎手       | 040 |
| 嫌疑犯      | 045 |
| 嫁妆       | 050 |
| 在药房      | 055 |
| 运气不济     | 059 |
| 村长       | 064 |
| 未婚夫和好爸爸  | 070 |
| 一家之主     | 076 |
| 士官普里希别耶夫 | 081 |
| 厨娘嫁人     | 086 |

|          |     |
|----------|-----|
| 异国他乡     | 092 |
| 苦恼       | 097 |
| 睡意蒙眛     | 104 |
| 万卡       | 109 |
| 在理发店     | 114 |
| 神经       | 118 |
| 楼梯步步高    | 123 |
| 识字的蠢人    | 125 |
| 瞎琢磨      | 131 |
| 客人       | 135 |
| 记者夫妇     | 140 |
| 闲人       | 145 |
| 义演之后     | 150 |
| 两个牙医     | 156 |
| 两个记者     | 161 |
| 变态心理     | 165 |
| 雇总管      | 170 |
| 值钱的狗     | 173 |
| 孩子们      | 177 |
| 作家       | 183 |
| 尼娜奇卡     | 187 |
| 幻想       | 192 |
| 巫婆       | 200 |
| 洛特希德的小提琴 | 212 |

## 小公务员之死

在一个美好的傍晚，有个为人很好的文书，伊凡·德米特利奇·屈尔维亚科夫<sup>①</sup>，坐在剧院第二排，举着观剧镜看戏，演出剧目是《柯涅维里之钟》。欣赏表演，他感到无上快乐。不料忽然……小说里常常遇到这个“忽然”。作家们写得不错：生活里确实充满了意外！忽然，他的脸皱了起来，眼珠转动，屏住呼吸……他把观剧镜从眼前拿开，略一低头，接着……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无论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是不犯法的。庄稼汉打喷嚏，警察局长也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所有的人都打喷嚏。屈尔维亚科夫一点儿也不心慌，掏出手绢擦了擦脸，像有教养的人那样朝四下里瞅瞅，看他打喷嚏是否搅扰了别人？这一看却让他慌乱起来。他发现坐在他前面，也就是第一排的一个老头儿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囔着什么。屈尔维亚科夫认出老头儿是勃利兹察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任职。

“我把唾沫喷在他头上了！”屈尔维亚科夫心想，“他是别处的官员，不是我的上司，不过毕竟挺尴尬。应该道歉才是。”

屈尔维亚科夫咳嗽了一声，向前欠欠身子，凑近将军的耳朵悄悄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溅在您头上了……我不是成心的……”

“没关系，没关系……”

---

① 屈尔维亚科夫：原文为Червяков，意思是“蛆虫”。

“请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吧。说实在的……我不是故意的！”

“哎，您请坐吧！让我听戏！”

屈尔维亚科夫心里发慌，傻笑了一下，开始朝舞台上。虽说在看戏，可是再也感觉不到那份快乐了。他开始惶恐不安。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勃利兹察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转了片刻，压制着内心的胆怯，小声说：“我把唾沫溅在您头上了，大人……请原谅……我实在……不想这样……”

“哎，够了……我早就忘了，您却一再提起那件事！”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他的眼神很凶狠。”屈尔维亚科夫心想，疑神疑鬼地瞅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该给他解释清楚，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要不然他就以为我是故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过后没准儿会这么想！……”

屈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把他的失态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看待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了一跳，后来听明白勃利兹察洛夫“在别的部门工作”，就放心了。

“不过，你最好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她说。“他会认为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举止失当呢！”

“说得太对啦！我已经道过歉了，可是他那副样子有点儿怪……连一句合乎情理的话都没说。不过当时也没有工夫交谈。”

第二天，屈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勃利兹察洛夫府上去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见那儿很多请求办事的人，将军本人站在他们中间，开始听取各种请求申诉。将军询问过几个人以后，抬起眼睛望着屈尔维亚科夫。

“大人，您若记得的话。昨天，在‘乐园剧院’，”文书开始禀报，“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间竟溅到了您头上了……请原……”

“小事一桩……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询问下一个请求办事的人。

“连话都不愿说！”屈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看来他生气

了……不行，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了结……我得给他解释清楚……”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求办事的人谈完话，举步向内室走去，屈尔维亚科夫跟在他身后小声说：“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了您，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我不是故意的，请您务必体察！”

将军哭丧着脸，摆了摆手说：“你简直是开玩笑，先生！”说着，他走进内室，随手关上了门。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屈尔维亚科夫心想，“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啊！身为将军，竟然不明白！既是这样，我也就不必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礼道歉了！见他的鬼去吧！我给他写信封，反正不再来了！上帝作证，我再也不来了！”

屈尔维亚科夫怀着这样的想法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他反复琢磨，却想不出书信该怎么写。转天只好再亲自上门去解释。

“昨天我打搅了大人，”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他含含糊糊地说，“并非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吐沫溅到了您的头上……我想都没敢想过开玩笑。我怎么敢开玩笑呢？如果我们开玩笑，那么我们对大人物就……太过失敬了……”

将军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突然大叫一声：“出去！！”

“什么？”屈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吼了一声。

屈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什么内脏破裂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到街上，慢吞吞地挪动脚步……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这样……死掉了。



## 套 中 人

两个来不及回城的猎人准备在米罗诺西村村口普罗果菲村长的杂物棚过夜，这两个人一个是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另一个是学校教师布尔津。伊万·伊万内奇有个相当奇怪的双姓，叫作奇穆沙-喜马拉雅基，这个姓跟他本人一点儿也不般配，所以全省的熟人都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近城的马场，现在出来打猎，好呼吸点新鲜空气。至于当教员的布尔津，他每年夏天都到П伯爵家作客，对这一带早就很熟悉了。

此时，他们没有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个瘦高的老头，蓄着长长的唇髭，正坐在门口抽烟斗，月光照在他的身上。布尔津躺在板棚里面的干草上，棚子里黑乎乎的，看不到他。

他们东拉西扯地聊着天，还提到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这个女人身体挺好，人也不傻，可是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庄，从没见过城市、铁路，近十年来更是一天到晚守着炉灶，只有在夜间才出屋子。

“这没什么奇怪的！”布尔津说，“这种像寄居蟹或者蜗牛一样总想往自己的壳子里钻的天生孤僻的人世上可不少！这也许是种返祖现象，好像要回到人类的祖先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动物，独自生活在洞穴里的年代，或许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专业的，这些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不是罕见的现象。喏，远的不说，我们城里的一位两个月前去世的别里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我的

同事，教希腊语的。您肯定听说过这个人。此人特别出名是因为即使是大晴天，他出门的时候也永远要穿着套鞋，拿着伞，永远穿一件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也套着套子，怀表也套着灰色的麂皮套子，他掏出铅笔刀削铅笔时，你一看，他的铅笔刀也装在套子里。他的脸也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竖起领子把脸藏起来。他戴着墨镜，穿厚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当他坐马车的时候，总是吩咐把车棚支起来。总之，这个人永远表现出不可遏制地把自己包起来的强烈愿望，给自己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把他跟外界隔离开来。现实让他感到恼火，害怕，惶惶不可终日。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对现实的胆怯和厌恶是合理的，他总是称颂过去的时代以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说，他教的古代语言也不过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套鞋和雨伞罢了。

“‘哦，希腊语是多么的悦耳，多么美！’他表情沉醉地说。好像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眯起眼睛，竖起一根手指，朗读道：‘安特罗博斯<sup>①</sup>！’

“别里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装在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上峰的通告以及报纸上关于禁止某件事的文章是明确清晰的。如果上面下通令禁止学生晚上十点以后出门或是某篇文章表达不可以有性爱，那么这对他来说便很清晰，很明确，禁止了就放心了。而允许什么对他来说永远潜藏着可疑的成分，某种没有明说的暧昧的东西。当城里允许成立戏剧小组或图书室或开茶馆的时候，他就会摇着头，小声叽咕：

“‘那个，当然，行是行。这都挺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事来。’

“任何形式的对于规矩的破坏、偏离和忽视都会使他郁闷。其实，说实在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如果某个同事祷告时迟到了，或是听说学生们搞了什么恶作剧，或是看到一个有身份的太太很晚的时候跟一位军官在一起，他就会很不安，一个劲儿地叨咕，千万别闹出什么事来。而在教师会议上，他那份谨小慎微，疑神疑鬼，他那不折不扣的套子思维简直把我们压垮了。他说，如今男校和女校的年轻人很不像话，上课非常吵闹——哎

① 安特罗博斯：Anthropos，希腊语，人。

呀，万一上司知道了就麻烦了，可别闹出什么事来。他说，要是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了就好了。结果怎么样？他的唉声叹气，磨磨唧唧，他的小白脸上那副黑眼镜——知道吗，他的脸跟黄鼠狼那么小——把我们大家都压垮了，我们让步了，扣了彼得罗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俩都开除了。他有个奇怪的习惯——家家串门子。他到了一个老师家，坐在那儿不说话，好像在查访什么。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坐上一两个小时便走了。他把这叫作‘和同事保持友好关系’，显然，来串门坐着对他来说是件苦差事，他只是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同事的义务才会这么做。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连校长都怕他。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师都是些很正派的，有思想的人，是受着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可是这个永远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竟然这么控制了整个学校整整十五年！何止是学校？他控制了全城！我们城里的太太们星期六不敢举办家庭戏剧演出，唯恐被他知道了；神父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和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种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中，我们城里的人对什么都开始害怕，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际、读书，不敢接济穷人、教人认字……”

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一声，好像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先是抽了口烟，看看月亮，随后才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读谢德林啊、屠格涅夫啊、巴克尔呀什么之类的，可是却屈服了，忍耐着……瞧瞧。”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布尔津继续说，“在同一层，门对着门。我们经常见面，我了解他在家里是怎么过的。在家他也是那一套：袍子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门闩啦，一大堆不许和限制，还有——哦，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事！吃素是有害的，而吃荤又不行，因为人们也许会说他里科夫不守斋，所以他吃用牛油煎的鲈鱼——这不是素食，可是也不能算吃荤。他不用女仆，因为担心人们对他有猜疑，所以他请了一个叫阿方纳西的厨子，这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总是醉醺醺的，糊里糊涂，他当过勤务兵，会好歹弄点儿吃的。这个阿方纳西经常抱着膀子站在门口，

总是深深地叹口气，叨咕着同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号人多着咧！’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好像一个箱子，床上挂着床帏。他躺下睡觉的时候要把头包严实，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着紧闭的房门，炉膛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可以听到从厨房传来的叹息，不祥的声音……

“他躺在被子里也感到害怕。他唯恐出什么事，担心阿方纳西把他宰了，担心小偷摸进来，随后整夜做噩梦。早上，当我们一起去学校的时候，他的样子很萎靡，脸色苍白，看得出，他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让他觉得害怕、厌恶之极，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跟我同路也是件苦差。

“‘班上吵闹得很，’他说，好像试图解释他为什么心里那么不痛快。‘真不像话。’

“可是就这么一个希腊语教师，这么一个套子里的人，竟然差点结婚了，您想得到吗！”

伊万·伊万内奇吃惊地朝板棚里瞅了一眼，说：

“开玩笑吧！”

“真的，差点结了婚，虽然这很奇怪。我们学校分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师，姓科瓦连科，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是个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姐姐娃瓦莲卡。他很年轻，高个子，黝黑的脸，一双大手，看他的长相你会觉得他说话的声音一定很低沉，实际上也是这样，他说话瓮声瓮气的，带着回音……而他姐姐已经不年轻了，有三十来岁，但也是身材高挑苗条，黑眉毛，红脸蛋，总之，这个女子长得很甜，而且很活泼，爱说爱闹，还喜欢唱小俄罗斯的罗曼司<sup>①</sup>，喜欢大笑：哈——哈——哈！我记得，我们是在校长的命名日跟科瓦连科姐弟正式认识的。在一群例行公事地前来祝贺命名日的刻板无趣的教师当中，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从泡沫中浮现的崭新的阿佛罗狄忒：她高视阔步、大笑、唱歌、跳舞……她声情并茂地唱了《风在吹》，后来又唱了一首罗曼司，然

① 罗曼司：romance的音译，这里指抒情小曲。

后又唱了一首，她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别里科夫。他坐到她的身边，带着亲切的笑容说道：

“‘小俄罗斯语的柔和悦耳的发音很像古希腊语。’

“这话让她心里舒坦，于是她感情充沛，富有感染力地告诉他说，她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庄园里住着她的妈妈，那儿的梨、甜瓜和南瓜长得那么好！乌克兰人把南瓜叫作卡巴克，把酒馆叫作希诺克，他们用红的、绿的南瓜煮红菜汤，煮出的红菜汤‘那个香呀，简直香死了！’

“我们大家听着听着，忽然，所有的人都冒出了同一个念头。

“‘把他俩撮合在一块儿就好了。’校长太太小声跟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我们的别里科夫没有家室，现在我们觉得奇怪，为何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的这一重要细节。他平时是怎么对待女人的？他如何解决自己的这个很要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没想过，一个在所有天气都要穿套鞋出门、在床帷里睡觉的人会谈恋爱。

“‘他四十好几了，而她三十多岁。’校长太太说出了她的想法。‘我觉得她会乐意嫁给他的。’在我们外省，人们因为无聊做过多少多余的荒唐事啊！这都是因为有用的事做不来。您说，我们干吗突然需要给这个别里科夫找老婆呢？校长太太、教务长太太和我们学校所有的女士们都活跃起来，甚至都变好看了，好像忽然有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订了包厢，我们看见瓦莲卡拿把扇子在包厢里一坐，容光焕发，情绪饱满，坐在她旁边的别里科夫则又小又皱巴，好像是被用钳子从家里夹出来的一样。我办一个聚会，太太们也一定要我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莲卡。一句话，机器开动了。瓦莲卡并不反对嫁人。她跟弟弟一起过并不是很开心，两个人一天到晚地争执和吵嘴。他们总是这样子：人高马大的科瓦连科走在街上，穿着有绣花的衬衫，一绺头发从帽檐下垂到前额，一只手拎着一捆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粗而多疤的手杖，他姐姐走在他身后，也拿着书。

“‘你呀，米哈伊利克，没读过！’她大声争辩说，‘我跟你讲，我发

誓你根本没读过这个！’

“我跟你说，我读过！”科瓦连科嚷道，同时用手杖敲着人行道。

“‘哎呀呀，我的天，米契克！你为什么生气，咱们谈的可是原则问题。’

“‘我跟你说，我读过！’科瓦连科更大声地喊道。

“而在家里，只要有外人，他们就吵架。这样的生活她大概过够了，想有一个自己的窝，再说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没法挑挑拣拣了，嫁谁都行，哪怕是希腊语教员。老实说，对我们的大多数小姐来说，嫁谁都无所谓，只要能嫁出去就行。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出明显的好感。

“那别里科夫呢？他也像跟我们一样，到科瓦连科家串门。他到了人家里，就那么一言不发地坐着。他不说话，而瓦莲卡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一双黑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是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

“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特别是在结婚这件事，别人的说合起着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同事们、太太们——都跟别里科夫说他应该结婚，说他一辈子除了结婚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都祝贺他，一本正经地说些废话，什么婚姻是严肃的一步啦之类的，况且瓦莲卡长得不难看，性格挺好，是五品文官的女儿，有个庄园，最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个亲切、诚恳对他的女人——于是他头脑发热，认为他真的应该结婚了。”

“那就把他的套鞋和雨伞扔了吧。”伊万·伊万内奇说。

“你想，这怎么可能？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摆在桌子上，总是到我这儿来谈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说婚姻是严肃的一步，也经常去科瓦连科家，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一点儿没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他好像病了、瘦了，脸也更白了，好像躲进套子里更深了。

“‘我喜欢瓦尔瓦拉·萨维什娜，’他对我说，咧咧嘴，露出一丝笑容。‘我知道，每个人都必须结婚，可是……到底，您知道，发生得太突然……应该好好想想。’

“‘有什么好想的？’我说。‘结婚就是了。’

“‘不行，结婚是很严肃的一步，应该先把面临的责任义务说清楚……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事。这叫我非常担心，现在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承认，我害怕：她跟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挺怪，对事情的看法，您知道，很奇怪，性格也特别活泼。结婚可别招来什么事。’

“所以他迟迟不求婚，一拖再拖，让校长太太和我们那儿所有的女士大为失望；他反复掂量着面临的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他差不多天天跟瓦莲卡出去散步，大概他觉得以他的处境理当如此，并且经常找我来谈家庭生活的问题。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最终多半会提出求婚，从而缔结一段愚蠢无谓的婚姻，在我们这儿，这种因为无聊和无所事事而缔结的婚姻多得是。但是发生了一件 Kolossalische Skandal<sup>①</sup>。需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就对他非常厌恶。

“‘我真不明白，’他耸耸肩对我们说，“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受得了这个告密的家伙，这张丑脸。嗨，先生们，你们怎么能这么生活！我们这儿的空气污浊，令人窒息，难道你们是教师，是搞教育的？你们是当官的，你们这儿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警察局，这儿的酸臭味儿也好像班房一样。不行，伙计们，我在你们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就要回老家去，我要回到自己的庄园钓虾，教那些乌克兰人。我要离开，你们就留在这儿跟这个犹太在一块儿吧，见他的鬼。’

“有时候他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然后摊开两手问我：

“‘他坐在我家干吗？他要怎样？坐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看。’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叫作‘吸血鬼或蜘蛛’。自然，我们避免跟他谈起他姐姐瓦莲卡想嫁给‘蜘蛛’的事。有一次校长太太暗示他说，要是把他姐姐嫁给一个像别里科夫这样体面的、受大家尊敬的人的话，倒是件挺不错的事，他皱起眉，小声咕哝了一句：

---

① Kolossalische Skandal：德国语，大笑话。

“不关我的事。她爱嫁给蝮蛇我也不管。我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家伙恶作剧，画了一张漫画：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着裤腿，打着伞，挽着瓦莲卡，下面的题字是“恋爱中的安特罗波斯”。您知道吗，那神态抓得惟妙惟肖。这位画家大概干了不止一个晚上，因为男校和女校的每一位教师，神学校的教师以及官吏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份。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份。这幅漫画让他心乱如麻。

“那天我们一起出门——那是五月一号，一个星期天，我们大家，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约定在学校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去城外的树林。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脸色灰暗，阴沉极了。

“‘有些人真坏，真恶毒！’他说。他的嘴唇发颤。

“我甚至开始可怜他了。我们走着走着，忽然，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跟在后面，也骑着自行车，她的脸红红的，带着汗，但是很开心，很快活。

“‘我们先走一步！’她喊道。‘天气真好啊！简直受不了！’

“他们俩很快不见了。我的这位别里科夫的脸由灰变白，好像呆住了。他停下脚步，看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要不，也许我看花眼了？学校教师和女士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有什么成何体统的？’我说，‘他们爱骑就骑嘛！’

“‘这怎么可以？’他嚷道，我的平静惹恼了他。‘您怎么这么说？’

“他深受刺激，以至不想再去郊游，掉头回家了。

“第二天，他整天焦虑地搓着手，身体发抖，看气色他一定很难受。他课没上完就回家了，这在他是破天荒的事。他没吃午饭，到傍晚的时候穿得暖和一些——尽管当时天气很暖和，已经是夏天的感觉了——就拖拉着脚步去科瓦连科家了。瓦莲卡不在，只有她弟弟在家。

“‘请坐，’科瓦连科皱着眉头冷淡地说。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午饭后睡了一会儿，正在闹起床气。



“别里科夫不声不响地坐了十来分钟后开了腔：

“‘我来拜访您，是为了心灵得到解脱。我非常非常难过。有个刻薄鬼画了一张画嘲笑我和一位跟我们俩关系都很近的人。我觉得有义务跟您澄清，这不是我的错……我没做出任何应该被这么嘲笑的事——相反，我的表现一贯符合正人君子的准则。’

“科瓦连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用悲戚的语气小声说下去：

“‘我还有话跟您说。我教书很长时间了，您才刚开始教书，我认为作为老同事，我有责任给您提个醒。您骑自行车，对一个青年的教育者来说，这种娱乐不成体统。’

“‘为什么？’科瓦连科声音低沉地问道。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学生们又该怎么样？他们就该头朝下走路了！既然没有通告允许，那就不可以。昨天我惊呆了！当我看到您的姐姐的时候，我两眼发黑。女士或姑娘骑自行车——这简直太可怕了！’

“‘您到底想怎样？’

“‘我只想提醒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很年轻，前程远大，言行应当非常，非常谨慎，您太随意了，哎呀，实在太随意了！您穿绣花衬衫，总是拿着些书走在街上，现在又骑自行车。校长会知道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的，然后会传到督学耳朵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跟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关任何人的事！’科瓦连科说，他的脸涨红了。‘谁要是干预我的家事，我就让他见鬼！’

“别里科夫脸白了。他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他说，‘请您永远不要当着我的面对上司这么不恭。您应该尊敬政府。’

“‘难道我说了什么对政府不敬的话了吗？’科瓦连科凶巴巴地看着他说，‘请您别来骚扰我。我是诚实的人，不想和您这种先生过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